

明清佳作丛刊

奇书

野叟曝言



人民中国出版社

明清佳作丛刊

第一辑

野叟曝言



人民中国出版社

第八十一回

文曲布天罗血流四境 红鸾杀华盖月照双头

素臣看着地上血点，随意作卦，地是坤，血离类亦属坤，时在午，加日月之数，共得三十，当坤卦上爻。因向天生道：“此与岛中无涉。弟占得坤卦爻词：‘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’此雨中血点，必龙战被伤，不必介意也！”

天生道：“俺便是龙种；数主龙伤，俺实应之，岂能无事？”素臣道：“数因兄起，则伤者兄；数因龙起，则伤者龙。龙既受伤，此数已毕。若执龟有咎，则伤应及弟，与兄无涉也。”不一会，探子来报：“青霞岛边，有龙与蚌斗，被蚌伤一爪，满洋都洒血雨。”天生方才放心。次日清晨，铁丐同着立娘出来拜见素臣、天生，又与石氏、飞霞见过礼，外面已报嫁妆船到。素臣道：“白兄两妾到了，石嫂们须迎他一迎。”铁丐便令立娘同去，素臣止住道：“别有用他处。”因命立娘改妆，扮作军官模样，专司操练古城兵士，密令阿锦随去防察。一面出去照料搬运嫁妆，接待来使。飞霞等半路接着翠云、碧云，进殿，同至新房。石氏因有孕，不进房，仍到里边料理酒席。锦囊、天丝叩见，递上玉麟书札。素臣看过，便取火来烧掉了。当日，外护讯报，有登、莱等处洋客过海交易，及青霞等岛铺户来岛互市。天生道：“向例互市，都在东丰堡设集，拨兵巡防，此番该分外添兵。”素臣问向例派拨兵将数目，天生道：“向例派一员守备，两员百户，四十名兵。”素臣道：“仍照向例数目，却总拣老弱的去，只说精壮都拨到天津去就是了。”天生会意，依言去派拨。里边设席款待翠云、碧云。次日，请见素臣，递上

四匹绸缎，八色绣成的领袖、膝衣、瓶口等物，是红瑶带来与璇姑上寿的。素臣急命阿锦收过，嘱咐翠云姊妹休要提起，就领上神楼，令其四面了望。碧云道：“那一带松岭边，东一簇，西一簇的人，指手划脚，是个奸细模样。”翠云道：“后边这关口，也有些人在那里指划，面目也是凶恶。”

素臣道：“二位须不时上来察看。明日夜间月起，上来一次；后日就要常来探视，午后报我知道。”复指点道：“这是万松岭，这是外关、内关，这是太平仓，这是龙脊关，都是紧要去处。”嘱咐过下楼。外护讯报来：“登、莱等处及青霞等岛，有秧歌、高跷、傀儡、像声、走索卖解诸般撮弄之人进岛。”素臣问：“有无安顿处所？”

天生道：“本岛有四堡：东丰、西乐、南和、北顺，俱有土城空房，专备洋商互市，屯扎别岛贡献聘问使臣之处。”素臣即令屯于西乐堡，也拨老弱兵弁，前去防守。是日，发了令箭，差心腹将去青霞岛调兵。两封密札：令照面上所开处所，次第开拆；密令心腹兵目，预备松脂、麻绳、救火钩镰、水衣、水盔等物。大张晓谕：二十四日申时，奠雁迎亲；酉时，结亲，升殿受贺；戌时，赐宴成婚。诸色执事人等，届期预备，毋得违错！二十三日，新人船到。素臣派十员将弁，二百名老弱兵丁，披红簪花，押着酒席犒赏，粗细乐人前去接待。夜间就提铃喝号，用心防守，并传西乐堡内戏耍诸技，去船边演弄。城内城外，俱张贴告示：二十四日大放花灯，与民同乐，城门上毋得拦阻游人，通宵不禁。素臣、飞霞两乘深帷大轿，直抬落船舱，与飞娘悄悄相见，嘱咐一番，留飞霞在船相伴。请有信、以神过船，嘱令如此如此，即上轿而回。一路灯棚俱已搭齐，殿门外灯楼高耸，都依着素臣，式样轻巧悬空。观看的男妇，挨肩擦背，有些不尴尬的人在内，窥探耳语。定更以后，约同天生、如包，带着奚囊、锦囊易服私行，在城内各处走转，绝无奸细跟踪。天生疑惑：“莫非白埋了窝弓？”

素臣道：“他们都定在明日闹中取事，又因告示通宵不禁，今日都在船在寓安睡一夜，次日饱餐战饭，入城行事的了。”因叫人预备水衣、水盔、钩镰等物，都运送预定下的一所空房之内，派两员将弁、一百水军，只听得百子花爆声绝，便如此如此。令天生、如包、立娘、奚囊、锦囊夫妇及飞霞带来侍女，俱早去睡觉，翠云、碧云轮替安歇，准备明日厮杀。令石氏督率派进来做工的诸色岛妇，作房内将弁兵目，率领诸色岛民，料理明日酒筵犒赏诸事，却是一夜不睡。素臣在房假寐，四更以后，叩门声急，忙开，进来翠云，说道：“方才上楼了望，见东城外一座破落大寺，屋脊上有人行动，仔细察看，竟是大姑娘身量，戴着铜面，提着两个人头，挂在鸱吻之上，如飞而去，不知何故？”

素臣令其回房安息，即出殿越城，奔至大寺，看那鸱吻之上，果有物挂着，先寻到正殿，上楼，见血泊里有两个没头死尸，一堆衣服，抖出四把刀剑，两个缠袋，收在腰内，把衣服展抹血污，裹着两尸连刀剑。从楼窗内拨落下地，复盘上楼檐，在屋脊上，取下首级，找着死尸，一齐放在土墙脚边。收起刀剑，跳将出去，推倒土墙，压盖好了，越城而回。在灯下解出缠袋看时，各有一个银包，包着数十两银子。两个药包，一个是补天丸，一包像刀疮药末。有一个夹袋内，夹着一张谕贴，上写：“谕副总兵官元吉，限二十四日申时，万松岭取齐；酉时，听有暗号，攻破神尾关，接应游去元虚，同至后仪门，放火烧宫，候百灵澳令箭施行。”又一个夹袋内谕贴：谕提点聂元，限二十四日酉初，大安门取齐，听有暗号，至大丰仓放火，会同正灵官潘一性，截杀救火兵将，赴无碍真人行营缴令。素臣收拾过缠袋刀剑等物，开门唤起天生，问：“百灵澳是何地方？离岛若干里数？”

天生道：“百灵澳是巨石岛汛地，离外护八十里。”素臣问离巨石岛里数。天生道：“离巨石岛只三十里。”素臣甚喜。天已大明，外边报：“新人船上，一夜平安。”素臣令人送茶、送点，送

应用各物，俱要簪花披红，宽袍大袖，欢天喜地，违者捆打。日中无事，唤秧歌、高跷等人在船边歌唱跳耍，一面同天生坐后殿发令：一令心腹将陶忠：赴外护汛督率本汛守备，约束弁兵，把守险要，酉、戌之时，瞭望城内火起，将岛边一切船只收入各港，舵工水手有不从者即行剿杀，不许一船逃脱，所得贼船一切军资俱登簿报解，专听连珠信炮，俟城内贼人败出，截住厮杀，至期另候调遣。

一令心腹将李义：督率南和、北顺两汛守备，齐集汛兵，酉时取齐外护，协同陶忠收拾贼船，入港截杀城内败出贼人，至期另候调遣。一令心腹将李信：赴东丰汛督率本汛守备，齐集汛兵，瞭望城内火起，衔枚疾走，离城一里驻扎，候连珠信炮一起，即驰赴外城门，截杀城内外贼人，至期另候调遣。一令心腹将梅仁：赴西乐汛督率本汛守备，齐集汛兵，瞭望城内火起，衔枚疾走，离城一里驻扎，候连珠信炮一起，即驰赴内城门，截杀城内城外贼人，至期另候调遣。一令心腹将杨礼：领四员将弁，督率五十名堆拨兵丁，将预备松明，自内城门口至外护止，在空阔处蝉联堆放，候连珠信炮起，一齐点着，直至天明，不许灭熄。随便协剿败逃贼人，至期另候调遣。一令中权心腹参将柏节：督率本营备弁，齐集汛兵，酉、戌时候，连珠信炮一起，即分两阵，以一阵横截东街，阻杀由内城门至大安门一路贼人。贼平，仍于两处镇压。

一令铁如包：于酉时赴古城内，领一百名精兵，听百子花炮声起，即驰赴龙脊关，暗中把守，截杀神尾关、万松岭逃出贼人，于关南将预备松明点着，使得我见贼贼不得见我，候天生交付兵目，并领出城，沿路剿贼，至外护，另候调遣。一令奚囊：领弁目四员，护军五十名，于申时埋伏大丰仓后，俟奸细攻仓放火，即接应仓内军士，里外夹攻救护，留五十名看仓，以一百名追杀，至大安门外，会合大安门兵，前后夹攻，候连珠信炮起，即杀出城，沿路剿贼，至外护，另候调遣。

一令心腹将桂智：领巡宫兵一百名，于申时齐集大作房草料场，遇有奸细放火，即时擒杀，贼退，于大安门前后周围巡逻，俟天明缴令。一令十员将弁：领一百五十名兵，多带弓箭，埋伏大安门门楼之上，俟门外奸细放火攻门，即施放箭弩，贼退，另候调遣。一令阿锦、天丝：监着立娘，统百名精兵，在后殿镇守，俟天生退殿交兵。各人都领着暗号令箭各做准备去了。到晌午时分，碧云、翠云飞报：有奸细在万松岭、龙脊关、神尾、外关、大安门、大丰仓，草料场，东西内城濠、城外天坛各处走动。外护汛密报：又到了两只商船。素臣在后殿，将预备的连珠信炮安设好了，令精细军士守着。嘱咐碧云上楼，瞭望意外之事，俟岛主、岛妃杀出后仪门，追到龙脊关，即下楼点放信炮。因想：东西城濠、天坛之贼，内外夹攻，夺城的了，外城、内城，已有两枝重兵，内城之内，又有几枝杀出，自不妨事，但宁可慎重些。因又令锦囊：率领四名将弁、一百名精兵，俟百子花炮声绝，从东濠城起至西濠城止，搜捉奸细，即在内城门内防守，截杀逃出内城贼人。然后点派十员将弁、一百名精兵，护送天生去奠雁迎鸾，暗暗付与号令。

素臣自领十员将弁、一百名精兵，在大安门内镇压。传令上楼，把翠云唤至，令兵目将预备麻绳，理清堆在大安门两边门洞之旁，令翠云率领飞霞，带上女兵，摆列西边，自己选出二十名男兵，摆列东边。各挑拣五、六名精细之人，吩咐如此如此。余十员将弁、八十名兵，都分列两边，伺候接应，防备意外。停了一会，只听见城门外三声大炮，亲自进城，一路鼓乐喧天。到了大安门，那随去的十员将弁，便镇压住，只放司礼、鼓乐诸人入门。一应旗伞执事人役，俱不许擅进，把正门闭上，吩咐岛民、岛妇俟岛主升殿，传令出来，再行进贺。

岛主、岛妃上殿，乐作，先拜天地，次拜龙牌，次拜祖先，然后夫妻交拜。交拜已过，撞钟击鼓，岛主、岛妃升座，开着两边

门洞，令岛民由东、岛妇由西鱼贯而入，走进门洞。洞口早排设两张红桌，一桌上一只银杯、一把锡壶，桌脚边排着四罐美酒，一桌上排着一面大着衣镜。一人进洞，便有两个兵役服侍着，在这桌上对镜整容，那桌上连赐三杯喜酒。但是岛民、岛妇便欢天喜地的照镜持杯；但是奸细便有猜疑闪缩。那精细男女兵卒已看在眼里，即假作代整衣裳，在胸腰、袖袜之内，暗暗揣捏。无弊的，就任他进去；有弊的，便着一人跟着进去，到洞口打个照会。这奸细必由素臣、飞霞座前经过，便五、六人齐上，拖翻捆绑，口塞榧木，丢在墙角头。搜出一个奸细，洞口兵丁便故意把后来的人正冠拽衣，担搁一会。故此在后的奸细并不知在前的遭捆。有利害些的，兵力难制，素臣、翠云即自起擒拿，因此俱被捉获，并没走漏。岛民、岛妇俱已进完，共搜获三十六个男人、五个女人，身边都搜出暗器，扛入廊房锁好。素臣令军士奔驰喊叫，故作慌乱之势。岛民、岛妇惊惧啼哭。就这喊哭声里，只听得外边放起五、七只鹁鸽，铃声清越，在空中旋响。素臣知是暗号，忙在庭内放起百子花爆。天生、飞娘各脱外衣，露出软甲，飞奔后殿。带着岛民、岛妇、大开正门，招呼二十员将弁、二百名精兵，摆列门外。门外奸细早已发动，放火烧楼，直杀将来。远的被门楼上弓弩飞蝗一般的发下纷纷倒地。近的被这二十名将弁、二百名精兵都用长枪截杀。素臣手中再发出神弩，无不伤死。空房内水军头包黄毡虎头，身穿黄毡虎衣，各持钩镰，满街跳舞，把被火烧着的灯楼、灯棚一概拉倒。城内各处理伏接应大安门的贼人被火烧得七零八落。大安门败下去的贼人被火所阻，七死八伤。

西边仓衙，东边作衙放火的奸细俱被杀败，逃奔进来，素臣领兵截住，奚囊追杀出来，前后夹攻，纷纷倒地。素臣见大势已定，后殿人放起连珠信炮，便传门楼上伏兵下来，留五十名守门，以一百名兵合自己有一百精兵，令翠云、碧云各带五员将弁分领，在外城之内，内城之外，自东而西，自西而东，交花巡缉，捉拿

奸细，候我出城时缴令。令奚囊带仓兵，一路追杀贼人出城，俟铁岛主一到，即会同城内城外李信、梅仁两枝兵，跟着杀往外护，我自前来接应。一面令人收拾殿上喜钱入库，准备赐宴成婚之事，安慰岛民、岛妇，耐心守等。

二更以后，天生、飞娘回来缴令道：“俺们从后仪门杀出，贼已杀进外关，攻打内关，正在危急，被俺两人领兵杀出，抵敌不住，都抱头鼠窜。一路剿杀，直杀到龙脊关，又被二弟在暗中截杀，剩不多几个有本事的，带伤逃去。俺们便依着文爷号令，把兵都交给二弟。俺们领着外关兵丁，在万松岭一带搜查过遍，又杀获十来个贼人，就收兵转来的。”素臣道：“你们休错过吉期，快些叫民妇们捧过脚进去成婚。我自领兵出城去了。”一面吩咐作乐。天生、飞娘仍穿起大衣，坐殿受贺。

素臣领十员将弁、一百名精兵出殿，一路见水军已救灭了火，在那里扫除煨烬。到前街，栢节迎住声喏说：“贼人自内败出，自外杀入的，俱被小将率兵截住。又有奚将军及两位女将军追杀，十停中杀死七停，捉获两停多些，剩不多几个逃窜出去。”素臣仍令巡防镇压。至城门边，锦囊领四员将弁迎住禀说：“在东西城壕，搜获一、二十名奸细，都是专派在城内截杀守城军士，接应外兵入城的。”翠云、碧云领十员将弁禀说：“在内外城巡杀十余名奸细，并在前后街追杀贼人。”素臣令其回宫防守。将锦囊及十四名将弁、三百名兵并带出城。吩咐守城军士，关上城门，用心防守。到了城外，亦令闭城守护。一路松明照耀，如同白日，见尸骸狼藉，血肉淋漓，不胜伤感。于路，杨礼迎谒候令，素臣令于外城至于外护收尸，并常川巡缉，遇有窜匿逸出贼人，即行获解。得到外护，只见铁丐、飞霞、奚囊、陶忠、柳义、李信、梅仁领着许多兵将，团团围住一个山头，喊杀连天。见素臣兵到，大喜道：“贼人兵将，十杀八九，船只俱被我等夺获，只剩这一、二百人有些利害，和尚、江洋大盗在内，拼命死斗，杀不上去。”

素臣将随带四百名兵圈作外围，令扎数百柴把，内里石块，用火点着，四面掷上。贼人见兵势更盛，火把到处，烧衣燎发，军心大乱。素臣乘乱，持刀耸身直上，迎头者俱被刺杀，尸倒血飞。飞霞、铁丐见素臣得手，奋勇亦上，山上贼人，惊慌闪避。奚囊等乘势一齐杀上，山下兵将，发喊助威，声如雷震。兼有素臣神勇，弩必中项，刀必断头，便如土崩瓦解，平倒下山，都被山下兵将乱枪戳死，践踏成泥。有数十个枭雄兀自苦战，亦俱被素臣等刀剝剑斫，不留一个。素臣即于山下发令：单留下一百门兵，其余兵将及东丰、西乐两汛汛兵俱交付铁丐，即刻上船，前赴百灵澳灭贼捣巢。得胜之后，飞霞、奚囊、锦囊、李信领一半兵乘势攻打巨石岛。如包、梅仁领一半兵前往飘风岛助阵，勿得有误。铁丐等得令而去。

复令陶忠、柳义、领南和、北顺汛兵前去策应。李信授与密计，单留外护汛弁兵守汛。自己领着一百门兵回殿，吩咐将廊下男女俱去掉口中榧木，给与饮食，然后安息。次日清晨，令柏罗领兵，检收城内外尸骸。令杨礼、桂智、往东丰、西乐两堡，查点奸细存留什物，俱登册申报。日出时，天生夫妇出来拜见过，又跪下拜谢战胜之功。素臣已自不安。拜毕起来，又跪下去，素臣一把拉住道：“龙兄，熊姊，莫非呆了？”天生道：“这是拜谢媒人。”素臣笑道：“做过了亲，便是腌菜缸里石头掇出的了，快休如此，惹人笑话！”天生、飞娘都道：“不但要拜，还要整整八拜，都磕着响头哩！俺们两人，若没文爷，便一生孤寡！男为不孝之男，女为不孝之女！这八个响头算的谢么？只是聊表此心！若不容俺们拜，就活活的呕死了！”

素臣道：“我深知二位执性，拜便容你，响头再不可磕！你若磕的响，我便更响似你，响到后来，不把三人的头皮都磕破了，成什么样！”翠云等亦俱劝说，才依允不磕头，拜了八拜起来。翠云、碧云、石氏都见过礼。立娘缩在后面，腼腼腆腆的，只得上前相

见。不妨飞娘掣出宝剑，飏的一声，劈头砍去。亏着素臣留心，掣出宝刀，疾忙架住道：“熊姊差矣！他虽有不是处，毕竟是同胞姊妹，须看先人之面！”飞娘道：“不提先人犹可，他这般不肖，败坏门风，玷辱父母，在国为贼臣，在家为逆女，奴正要替先人雪耻哩！”素臣道：“他已改邪归正，伯夷、叔齐不念旧恶，况是同胞姊妹，熊姊不可执迷！”因命翠云姊妹陪着立娘回房劝慰：“俟铁兄回日，夫妻同见，在我身上，劝说熊姊转来，复归于好便了！”立娘哭着进去。

素臣把圣人许改过自新，同胞不含宿怨的道理细细开道。飞娘屏退众人，说道：“奴非不知，因数年羞忿，一旦触发，以致如此！但狼子野心、杨花水性，倘或有一变头，即为肘腋之祸！奴依文爷之命，即不敢伤残同气，亦只可听之远去，方免后患！”天生道：“此虑亦是。”素臣道：“据铁兄说，自妙化死后，令妹并未另有往来；若果是真，则尚有可原，我有道理在此！”因到殿廊下开门进去，问那捆的女人道：“你们五人内，可有赛要离的徒弟？与岛妃有亲，要释放他，却不许假冒！”只听有两人齐声答应：“贫道便是赛要离的徒弟，求王爷饶命！”素臣把两人解放，押进后厅，问道：“你两个叫甚名字？是那里人？跟赛要离几年？赛要离现今如何？他自妙化死后，又与那些人往来？一个个都要实说出来。有一句谎，就吃一刀！”飏的一声，素臣、天生各拔宝刀，架在两人颈上。吓得两人跪地抖战，连叫：“小的直说，小的不敢扯谎！”一个年长些的说道：“小的法名净慧，这师弟叫净业，都是天津人，自成化元年进庵的。师父来这岛行刺，如今不知在那里。师父自妙化死后，从没与人往来。”素臣喝道：“这便是谎！妙化虽死，他师兄徒弟，徒子徒孙，雄壮行凶的很多；还有那吴凤元是色中饿鬼，又同事景王，从前曾代他去抢过贞妇黄铁娘，岂有不与他往来之理？快实招来，不然，定要杀了！”净慧哭道：“小的实不敢说谎。师父是不好色欲的人，因被妙化拿获，已经奸

污，不好再嫁他人，才与他往来的。自妙化死后，与寺里和尚就断了，只有公事相见，并没私情。吴长史几次求告师父，师父发恼，要杀他起来，才绝了念头。王爷若不信，现在廊下还有天津人在内，只求提出来审问，就明白了。”天生将净慧提起，复吓问净业，供亦无异。

素臣道：“如此看来，还算不得水性杨花。”飞娘道：“不是水性杨花，被文爷拿住，就该自尽了！倘将来又被人捉获又从了别人，教二叔及奴有甚嘴脸见人？况他的本事，不下于奴，试不真他的心，才是祸根，叫二叔同他睡觉，也不放心！”素臣道：“不错，我连日都防范着他，也是为此。如今没法，只有这一着了！”正是：

信处蛮夷皆骨肉，疑时衽席亦戈矛。

总评：

百忙中夹叙龙蚌相斗，意为前回后劲及点缀闲笔，孰知开出后文无数惊心骇目、出险降妖、奇幻不测之事，奇文妙笔！

神楼察看，忽见飞娘提头挂于鸱吻，而素臣急忙出城，排墙掩灭，是何缘故？从此着想，方知是会读书人。若徒如红须所云：新娘半夜入寺杀奸，赞叹为奇人、奇事、奇想、奇文，犹以为门外汉。

聂元漏网，殊未快作者之意，乃隔越四十余回，忽结果于海外半夜时新娘之手。天网恢恢，罗浮冉冉，奇文！奇文！

后杀发令一段，错综历落，缜密分明，不必事后始见成效也。复令锦囊于东西城濠搜捉奸细，尤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。

令军士鼓噪最妙。外贼料为捧脚者得手，故即放鸱鸢暗号，俾前后贼徒同时发作也。至殿内放起百子花爆，贼人有智应亦料及落阱，然已无及矣。俗语云：某高一著，谅者！放连珠信爆后，犹能收拾喜钱，准备赐宴，分付作乐，令红须夫妇成婚，真所谓以整以暇，会家不忙者！

外护事定，即令铁丐等攻袭百灵，并令于胜后分兵往巨石、飘风；后授密计，令李信策应，迅雷不及掩耳，振落必用疾风。作者知兵，当与韩王孙把臂，彭越、鲸布无能为役矣！合论此战固已算无遗策，尤妙在点发如许兵将，而自敌人侦探如未发一卒者然。陶忠、柳义、李信、梅仁、栢节皆动本汛弁兵，于贼人放火后行事；杨礼所领系堆拨之兵，奚囊所领系卫中及仓中所藏之兵，桂智所领系巡宫之兵，铁丐、立娘、锦囊所领系古城内之兵，更不露人眼目，密之又密，贼人毫无觉察，方得坦然入我坑阱。韩王孙未知得把臂否，何论鲸、彭？

关南松明使我得见贼，贼不得见我，固操胜算。即自内城门至外护一路松明，虽贼我两见，而贼人心虚，喜于暗中行事，乘我不备，今乃大彻大亮，预备若此，魂魄已丧，胜负可知。此兵机最要之处，读者不可草草看过！

第八十二回

断铁绶双关密计 开铜锁方便阴功

素臣向飞娘说了几句，当将净慧放绑，与净业同拨入飞霞女兵队中。唤出立娘，带到神楼，把楼板盖下。立娘觉有诧异，忙问何故？素臣满面笑容，说道：“再四劝你令姊，执意不从。我爱你相貌武艺，意欲收你为妾，故领上来。亲口说知。你若从我，令姊就无奈你何了！”立娘胀红两颊道：“文爷怎说这话？咱虽失节，现在既与铁郎为夫妇，文爷岂可相戏？”素臣道：“我非戏言，实在是真心。令姊既不相容，铁兄岂能包庇？若为我妾，可免失身匪人，况我与铁兄，相貌、武艺孰优孰劣，你岂不知？良禽择木而栖，何可执迷不悟？”立娘道：“家姊若不相容，咱亦惟有一死！文爷相貌武艺与咱什么相干？若不放咱下去，曩将起来，文爷面上须不好看！”素臣发怒道：“此名神楼，凭你撞钟击鼓，外面俱不听见；即使听见，亦没人敢来劝阻。你被妙化所擒，即归妙化；被我所擒，即归铁兄，还讲那死字则甚？你两次被我擒获，若即时收你，已久为我妾，也说得不相干吗？我本欲择一吉日，你既敢于倔强，我便不拘礼数。快快脱下衣裙，即此顺从，是你便宜；若教我用强，撕衣碎裤，便真个不好看了！”立娘大哭道：“咱被妙化奸污，原本要死，被他花言巧语，说皇帝怎样无道，景王怎样英明，他将来就是姚广孝，要做开国功臣，与咱誓为夫妇，享受荣华。咱被他说惑了心，才没寻死。前日则铁郎奸污，又因文爷神数，说是姻缘；听得家姊要来，又动了姊妹之情。故忍耻偷生，想从此改邪归正，为朝廷出力，以赎前愆，原不是安心做那没廉

耻的事！如今文爷既说失节之人讲不得死字，使咱有口难分。只求把腰内宝刀将咱一刀两段，便见咱非一味无耻、贪生怕死之人了！”

素臣大笑道：“你真个拚得死来，这死是尽头路！若从了我，将来受享荣华，快活不过，怎要走这尽头路起来？”可不辜负了你这相貌武艺？你须仔细打算，不是儿戏的事！”立娘厉声道：“别无打算，只求一死！”

素臣道：“也罢，你敢说三声不从，便真个一刀两段！”说罢，拔出宝刀，立娘大叫三声“不从”。素臣道：“真个不从，须吃我一刀！”将刀向空中劈去。不防立娘面不改色，反把颈向刀一迎，素臣失色，幸是缩手得快，已带伤额角，血流满面。飞娘忽从窗外推入，抱住大哭。素臣揭起盖板，跑至房中，寻著那包药来，飞奔上楼，递与飞娘，抓出一把，掩住伤痕，解下汗巾，替他扎好，相抱而泣。素臣收刀入鞘，说道：“如今熊姊是相信的了，立娘须谅我苦心，恕我无礼！”立娘见窗外飞娘跑出，知是素臣用计，显出了他的真心，心里反甚感激素臣。自此姊妹相好不题。

素臣下楼，与天生说知，亦甚欢喜。饭后，柏节册报：城内城外尸骸共计一千二百十具，内六十三名和尚，二十八名道士，一千一百六十名男子，十三口女人；身边搜出一百十二张谕贴，一百六十张扎付；伤而未死者，和尚三名，道士一名，男子二十二名；捆获者，和尚二名，道士一名，男子五十六名；枪刀剑斧等兵器，一千二百九十件，软甲三百三十副，皮掩背心四百二十一件，银二千三百五十两，钱七十九千三百文。缠袋、夹袋、荷包、手帕、解手小刀、悬鱼、牙杖等六千三百六十三件。和尚道士身边搜出淫器淫药各并一包。素臣吩咐把十三个女人另做一堆埋葬；其余僧道男子作一堆埋葬，伤获者监禁，扎付存查，银钱、兵器各物贮库。将淫药包打开，凡是补天易容丸都留下了，其余及淫器即时烧毁。才发放出去，又是外护汛守备，册报各船俘获人口

货物，查有四十三名男子、十名女人，都是舵工水手家口。吩咐：将男女分监暂禁，米粮归仓，银钱、军器、衣服、绸缎洋货等物归库，发放过去。又是杨礼、桂智呈送东丰、西乐两堡册籍，所开绸缎京货物，吩咐也归入库。打发去后，开了两廊，把捉获捧脚的男女也分别下了监。

发放已毕，正待查问，立娘伤痕恰好，飞娘、立娘带着丫鬟出来，铺毡拜谢。素臣笑道：“熊姊，你是豪爽不过的人，怎一嫁了人，就有这许多礼数？”

飞娘道：“这礼不为嫁人而设。奴等同胞姊妹，一母所生，若非文爷试出真心，便终身不能相好，怎不该拜谢呢？”天生道：“这个该拜！”拜罢起来，又命四个丫鬟叩见。素臣看去，一个是黑儿，两个是立娘的徒弟，因指那一个，说道：“此儿面色虽白，眉目却酷似黑儿，莫非姊妹？”飞娘道：“一些不错，此名白儿，向在舍弟处使用，乃黑儿胞妹也。”素臣注视白儿，暗忖：奴婢中乃有如此骨相！

四人磕头起来，素臣即问立娘之伤。立娘道：“原没伤骨，再被那药一掩，立刻止血止痛，便全然没事了。”素臣大喜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有用你之处，你肯出力吗？”立娘亦大喜，说道：“昨日那般厮杀，各人出力，独空着奴，心里百不受用，却只好恨着自己。如今若蒙见用，是感激不尽的了，还肯不出力吗？”素臣问：“可曾到过屠龙岛中，知其险要曲折？”立娘道：“屠龙、钓龙俱到过两次。屠龙岛主妙元和尚是妙化的师弟，一路天津隘口都不盘诘的。屠龙所恃者，中流关。关在两山之间，只通船只，又只可两船并行；关前关后口，水锁有铁链；关上排着强弓硬弩，任你雄兵猛将攻它不破。关内俱是平原，别无城郭，四围高山，天生石壁，裸峙海中。不破此关，岛不可得；一破此关，岛亦不可守也。”

素臣暗忖：与虎臣之言相合，更喜其与岛主熟识。当写一封

密札，寄与日京，拨一只飘风岛的岛船，派了四员将弁、一百名兵跟随立娘，密嘱道：“你投书之后，即至天津，令徒弟去通知武国宪，叫他转达景王，说你已刺死红须，亦被格伤。靳仁已得了护龙岛，现在征剿青霞等岛，可速发兵，抄袭况兵之后，与屠龙岛夹攻，立刻可破。师父因走急伤发，不得去见王爷，特命我来，专恳速奏。如此，则武国宪必先送信岛中，你便悄悄约会虎臣，照着密札而行，便可得屠、钓二岛矣！”

立娘得令而去，时已晌午。铁丐、梅仁回来缴令，说：“百灵澳有三、五百兵扎一水寨，因我兵驾着巨石岛的号船，还只认是报捷的，不作准备，被我兵一攻即破，只逃去一只小船，其余兵将，非降即死。所获船只、人口、米粮、银钱、军装各项，俱在外护，现今造册呈验。”素臣道：“我令你们攻飘风，何故即回？”铁丐道：“咱们遵令前往，接着青霞报捷的船，说飘风岛民已降，方有信来请岛主安民，故此没去。报人在外，请文爷军令。”素臣道：“龙兄要亲去走遭。”天生道：“该怎样设施，还求教训？”素臣道：“你到那里，不过坐一坐殿，安一安民，巡视仓库、城池、关隘、监狱，吊孤恤死，赦罪免捕，行些宽恤之政，即令方有信权主岛事，你便同以神回来。大约一、二日内，还要到巨石岛去，不能耽搁也。”天生依言料理起程。素臣把假试立娘及命往天津之事，说与铁丐知道，吩咐统领原带的五百军士，同着梅仁，速往天津，如此如此，铁丐大喜而去。

二十六日一早，登州有船至岛，来替飞娘做三朝。来人呈上玉麟书札，说：“各岛并没败下去的船，却有胶州来接应两只商船，被玉麟截住，杀败下去，收进困龙岛去了，也伤了他百十个兵将。”素臣阅过焚烧。将礼物全收，作乐开宴，款待来人。到日落时候，奚囊回报：“我兵于昨日黎明攻破百灵澳贼人水寨，只逃去一只小船。巨石岛闻百灵澳被攻，尽发兵来救，我兵正去攻它，在路相遇合战。彼兵先得逃船之信，知百灵澳已破，兵已杀尽，人人胆